

前几日回乡祭祖。家乡同姓的长辈每年祭祖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未曾得见。去年步入社会,也步入了独当一面的节奏。今年的祭祖,父亲便让我作为本户的代表。

祭祖的本家大多散落在高邮、宝应的交界,子婴河的南北;小半安居在省内各地,苏南多于苏北;少数来自安徽、浙两省,极个别不远千里从北京甚至东北回乡祭祖。本次祭祖的承办地在宝应夏集地界上,从营南老家骑小电驴约摸半个钟头车程。

刚入祭祖人家的大院,一眼便瞅见,中堂门厅肩梁以下悬着一张丈余见方的祭祖幕。上首四个楷书“冯氏宗谱”,左右首写了一个联,联云:“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幕中由上而下,自始祖“国仁公”灵牌而起,一路按“仁、鸣、元、芝、单、昉、赞、成、文、武、益”的辈分,依六门(即国仁公膝下六子)的次序写了百余位先祖的名号。上疏下密,到得末端,娟娟小字,几不可辨。幕前一张八仙桌,放满瓜果枣钱、香炉什物。两炷红烛袅袅而燃,烛光微动,映得屋堂华光熠熠。桌前放了个蒲垫,上面隐约落着两处凹痕,想来是前来祭拜的同姓晚辈所留。在一位老者的指引下,我稽首合十,屈膝而跪,三个响头磕下来,举目凝望幕上那列祖列宗密密麻麻的尊号,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这张祖谱至少在血脉上回答了我人生那所谓的三个终极问题,即——我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破四旧”运动中,各门所执本系的宗谱几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六门之中只有第四门一位有心的前辈冒着极大的风险将本门的宗谱完整保留下来。八十年代修缮总谱,“元、芝、单”三代先祖的名号大多散佚,仅能凭后世子孙的零星记忆补记出几位,只有四门列位完整,人丁兴旺。整个宗谱呈倒置的树状,自根系而下,以男丁为节点,开枝散叶。长、二、四门枝繁叶茂,颇为昌盛。三、五门在中下段各有一次“三代单传”,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稀疏与冷落。我所在的六门于曾祖父“昉”字辈迁徙定居在营南,香火的传承遂趋于稳定。到了我所处的“武”字辈,受计划生育影响,宗谱枝叶扩张之势开始收缓,但同时也突破了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过去的辈分只录男名及其配偶的姓(冯某

父亲给我正能量

□ 徐松

又到一年清明时,走过开着油菜花的 小径,站在父亲墓碑前,泪眼中仿佛出现了那熟悉的身影,我再一次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身处逆境,自立自强。他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这个连冬天都没有一双好鞋子的乡下苦孩子,发奋读书,积极向上,考进了高邮中学,成为当时的高材生。由于经济拮据等原因,与大学失之交臂的他,带着几分遗憾早早地步入社会大课堂;精简离岗、妻子下放、在外租房、养猪换口粮……生活的磨练和挑战,激发了改变厄运的斗志,他白天上班,夜晚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伏案创作;起草的报告总结常得到上级领导夸奖,所写的作品多次在广播电台播出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成为全镇文艺宣传队骨干,被聘为影评员和职工学校辅导员……

父亲是个热心人,富有主见,敢于担当。他天生大嗓门,心直口快,热情豪爽。亲戚朋友或左邻右舍,谁家有了麻烦事或是什么纠纷,只要他出面,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所在的集体商业,是个烂摊子,历史遗留问题多。父亲秉公办事,仗义执言,设身处地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为了促成孤儿与心仪的姑娘喜结良缘,他费尽口舌;为了让患哮喘病的光棍不再回农村干重活,他与“工作队”据理力争;为了让精神病患者能享受病后待遇,他东奔西走;为了帮助老职工们

氏),现在则不论男女,一并录名。不过同姓的女本家嫁人后,其子女随夫姓,在谱系上便无以为继。是以说,男丁为宗谱大树上的节点,而女子则在出阁之后以“某冯氏”的形式成为他姓谱系枝梢上的“一点红”。

祭祖除了祭谱外,还要“打牙祭”。先祖历经清贫,守家立业不易,所以饭菜一律从简,以素食为主,不饮酒,有忆苦思甜之意。来宾不分长幼,不问男女,大小小坐了十来桌。席间不相识的本家叙起辈分,气氛异常热烈。坐我对席,被他母亲抱在手里且拖着长鼻涕的“黄发小儿”竟与我父亲一辈,对于这位“文”字辈的尊长,我收起笑脸,毕恭毕敬地叫了声:叔伯好,晚辈有礼了。

饭后,长门中的后人召集大家开个短会。大伙都自觉地集中到中堂来,地方狭小只容站着叙事。尽管没有座次之分,但与会者依各门长次自然默契地垂手而立,森然有序。近五代为“赞、成、文、武、益”,我祖父为“成”字辈,而“赞”字辈的长者尚有两位,均已耄耋之年,短会伊始便由这两位老人率先发言。大家的发言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来感召祭拜者勿忘先祖,并为降生的新丁续谱;二来商议来年轻祭祖的相关事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短会开得井井有条,没有一点人多口杂的迹象。比如三门中的长辈讲话,四、五、六门的本家洗耳恭听,绝不插话,只有长门及二门中的同辈或更长者偶尔打断提点意见,问些问题。而当“赞”字辈的两位老人交流时,全场只有他们在谈笑风生,余者都是“笑而不语”。我想这就是辈分吧。

人的生长与血脉的传承就像蒲公英借助风力向外播种。有些不愿远离,落在近处;有些善应机缘,飘向远方。这些后世的拓造者栖地扎根,继而抽穗、拔节、散叶、开花,待到花罢成絮,又因风而扬,将种子传向他方。但无论地域远近,岁月几何,一方写满记忆与缅怀的祭祖幕可以纵越百年、横跨千里,将素未谋面的血脉紧密相连,拧成一股万径归宗的合力,一份薪火相传的希望……

补交养老保险,他力排众议。每到寒冬腊月,他总要抽空走进困难下属家中,看看伙食怎么样,问问还缺什么年货,有时还不忘送上困难补助。

父亲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教子有方,善待亲友。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家里还没通上电,他和妈妈轮流用蒲扇为我们兄妹几个驱赶蚊虫,带来凉风。当然,子女中谁若在外闯了祸,便会有“好果子”吃。我这个老大又是当儿子的,“机会”自然多一点——“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我”。正是他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我才能不断成长。患糖尿病多年的他,出现了多种并发症,脑梗又带来了后遗症。除了控制饮食,还需分时段吃下许多种药,呆在家中的他,只能靠“听电视”消磨时光,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尽管如此,他仍牵挂着四个子女各自的小家庭,牵挂着在外上大学及正在读高中的孙辈们,见到孙子外孙总要叮嘱:“对人要有礼貌!”“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学无止境!”他还惦记着城里乡下的亲朋好友,时常主动打电话关心长辈的身体,打听农村亲戚的近况,了解城区表妹的病情。特别感人的是,听说患绝症的大姑妈危在旦夕,他执意让我买来毛笔和白纸,冒着盛夏高温,亲自为她撰写挽联。父子俩的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沾湿了一大片白纸。

地上的小草冒出了新芽,不知名的野花相继开放,阳光透过柳枝条照在墓碑上,春风似乎传来了父亲的声音:“只要肯动脑筋,只要有双勤劳的手,一切都会有的。”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幼小的女儿下河边洗衣服,夕阳像金粉一样撒满了这对母女的周身,女孩的父亲蹲在门口抽烟,幸福地看着她们。忽然父亲皱起了眉头,他看见女孩走路有点跛。急忙喊住母亲,一起观察女孩。他们俩越看越不对头,父亲立即抱起女孩直奔医院。

医生说,这是小儿麻痹症,一般早期不易发现,你们来得还算及时,但是我们医疗水平不能保证痊愈。这就要看医缘了。父亲哀求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治好我女儿的病。医生见他言辞恳切,就说,南门外有一个姓苏的老中医,早年曾在国民党部队做过军医,治疗小儿麻痹症,有一套独特的办法。但是现在老了,不替人治病了。

父亲连夜摸索到苏老先生家,这是一栋三间平房的老宅子,前面一个大院子,长满了花花草草。穿过花木扶疏的院子,父亲轻轻而又执着地叩响门环。一位老妇人开了门,父亲说明来意。老妇人说苏老先生不在家,他现在不替人看病了,请不要打扰他。说着合上了门。

父亲就站在门前等,很久,老妇人出来倒洗脸水,发现父亲还执拗地站在那儿,就说,没用的,他不会替人看病的。父亲就这样站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苏老先生开门晨练,发现父亲披着一身的严霜,睫毛和头发上结一层晶莹的冰花,矗立在那里,老人叹口气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老人从屋角找出药箱,仔细掸去上面的灰尘,老妇人拿出一个脉枕放在院子的石桌上,老人就坐在簇簇的花中为女孩把脉,轻轻雅雅地说话。远远望去,瘦瘦的老人很有股仙风道骨的味道。

父亲一走,都十一年了。这十一年里,我经常梦见他。梦中的父亲只有形象,很少有言语。可这几天,父亲在梦中居然叫喊我的小名:小红。

梦醒时分,回想梦中的情景,内心就涌动着一种莫名的伤感。我捂住胸口,不知何时,眼眶已经湿润。

父亲离世的日子,令我终身难忘。2004年5月1日,这个日期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那天,父亲在田间劳动,突然瘫倒在地。这是母亲难以想象的。父亲身体壮得像头牛,怎么会倒下呢?这完全没有道理。但,事实是他倒下了。

几番周折,父亲被送到了城南医院。在外学习的我,听到消息,疯一般地赶到医院,急切地向医生问他的情况。医生说,已转到了人民医院。

跑进人民医院的大院,我见到了瘦弱的父亲。父亲躺在板车里,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脚上的一双球鞋还沾着泥巴。母亲推着板车,二姨紧随其后。到了急诊室,一滴滴带着希望的药水顺着输液管流入父亲的筋脉。见到这一幕,我眼眶里滚下了几滴泪水,一滴一滴地滴在我有点颤抖的手上。

这时的父亲睁着双眼,呆呆地看着我。他想说话,嘴巴微微张了张,可他的千言万语说不出口。于是,父亲无声地哭了,泪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顺着爬满皱纹的脸往下淌。

母亲、二姨和妻子哭成了一团。只有我与儿子没有哭。我那年幼的儿子怎么会知道,他可怜的爷爷正面临着死神的胁迫。我静静地看着父亲,年仅四十八岁却已

亲爱的爸爸:

您好!一别20年,很想念您,您在天堂一定会想我们。20年前,那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您的生命,同时也结束了我们父子之间人世间的情缘,从此我失去了坚强而伟大的父亲。虽然我们现在是阴阳相隔,天上人间,永难相见,但儿女们对您的思念却像涓涓的河水,永远在流淌。

您是一位历尽沧桑铁打的人,您从小是从苦水里长大的,十几岁时就到人家帮长工种田,继而过继给人家为子。历经磨难,造就了您顽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德。由于您的勤劳诚实,在名医世家有了学医的机会,您苦读医书,成为了扬州北乡一位名医。您擅长于中医治疗慢性病,我曾记得郭集有一位肝硬化腹水病人,腹部膨胀得已经发亮,几个人用木板抬着来请您诊治,您经过细致的“望闻问切”之后,用“舟车丸”加减开了药方给病人治疗,没过多久病人就痊愈了。对于慢性病您手到病除,您神奇的医术甚至能使危重病人起死回生。我记得“文革”前家里挂的“万病回春”的金字匾额就是被您治好的病人赠送给您的。您在家乡有口皆碑,您曾被村民推选为两届镇人大代表。您在病重的最后日子里,还热心地为患者治病,有时躺在床上为病人诊脉。

把脉后,老人叫老妇人拿出一些丸药交给父亲,并告诉父亲怎样吃。这些药是老人自己院子里长的花草,采下来之后,碾碎,捣烂,制成丸剂,老人只收几分钱的药费。然后,将小女孩领到屋内的床上躺下,用十几根银针为女孩针灸,女孩哇哇大哭,老人就变戏法似地从身上摸出一粒糖,说,莫哭,吃糖。女孩含着糖,不哭了。

以后这位父亲每天都带着女儿到老人这儿针灸,女孩也习惯性地从老人口袋里摸出一粒糖。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每天袭着花香,风雨无阻。女孩的腿一点都不跛了。后来女孩蹦蹦跳跳地去上学了。而邻家那个趴在椅子上的小男孩因发现迟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他只能隔着玻璃窗眼巴巴地看着女孩跳绳、踢毽子。

女孩上学后,每年都参加学校运动会,是短跑名将。她已经记不得自己差一点成为残疾人。那时候,小儿麻痹症是常见病,有很多家长慕名前来探寻,寻求救助良药。父亲每次都感激地说苏老先生悬壶济世的高尚品德。但是自从治好女孩的病,老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就仙逝了。

那个男孩却因身体原因未能上大学,止步于中学。工厂、学校是去不了,家人只得让他跟人学修无线电,勉强度日,四十几岁了,至今尚未成家。而那个女孩顺利进入政府机关,做了一名公务员,为人妻为人母,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女孩知道拥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爱她的父亲。永记父爱,女孩在心里默默地诵读。

那个女孩,就是我。

经苍老的父亲。我多么希望他能站起来啊。

当医生告知我的父亲患的是脑溢血时,已经到了深夜。医生无奈地摇摇头,说,回家准备后事吧。父亲啊,我的父亲,你这么快就走了。你没留下一句话,你怎么忍心。

在我印象里,父亲是个典型的善良且老实的农民。父亲吃多少苦,不叫一声累,受多少气,不叫一声怨。记得小时候,父亲听说到上海卖螃蟹能挣钱,便拿着母亲给的一千块钱只身到了上海。一个月后,父亲回到家,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翻他的包。见一千块钱变成了八百,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事后,我得知父亲贩的螃蟹死了一半,为了回家面子上给母亲有个交待,父亲愣是在上海吃了一个月的粥。父亲啊,你这是何苦呢。

有一次父亲贩鱼,母亲将一沓两千元的钞票交到他手中,父亲却当成一千元给了别人。那时,一千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母亲气得在床上睡了一天。从我记事起,父亲身上从不带钱,一生的喜好就是抽烟。父亲每次向母亲要钱买烟时从不多要,只要买烟的钱。有时,母亲多给几个钱让他买点好烟,可他舍不得,总抽最便宜的。

我经常在梦中见到父亲,梦中的父亲从不说活。是不是他临走时没给家人留下一句话,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不愿诉说。每年的清明,我都去父亲的坟头烧一把纸钱和几根香烟。我知道,香烟是父亲的命根子。父亲坟头那棵小松树已经长大了,他的孙子也长大了。

父亲,你在天堂还好吗?

永不忘记的父爱

□ 施正荣

爸爸,您还记得吗?您经常提醒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党的培养,事事处处要身端影正,以身作则。教育我踏踏实实做人,堂堂正正为政,光明磊落做事,要多为老百姓着想,要淡泊名利,秉公办事,“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要体现自己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尊严。您的爱,没有那么招摇地表现出来,却无时无刻不在,浸到我的生活里,融在我的生命中。父爱是多么的伟大,真是父爱如山啊!

爸爸,您知道吗?您去天堂以后,很长时间还有病人前来请您治病,您离开人世20年了,人们还怀念着您。

爸爸,您走了,谁也无法挽留您的脚步,但我们常常能见到您,您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昔,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脑海之中。感谢您的言传身教,感谢您的慈祥、宽容和对我们的疼爱,感谢您陪伴我们四十多年。

爸爸放心,我们一定坚强地生活,愿您在天堂平安、幸福!

深爱您的儿子 正荣

文游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